

致敬抗美援朝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编者按：还记得中学课本中魏巍笔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文么？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张家界，也有一大批从朝鲜回来的魏巍笔下的最可爱的人。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对段万贤等六名老兵进行了专访，现推出，让我们永世铭记这些刻骨铭心的故事。

段万贤：要世世代代跟党走！

本报记者 朱付勇

我们党的伟大的党，国家是伟大的国家！回首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役，段万贤依然情绪高涨、精神昂扬、言辞铿锵，对党和国家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由衷拥护之情表露无遗。

段万贤现年92岁，是桑植县利福塔镇利福塔居委会一组人。他于1949年5月入伍，在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80师238团特务连服役。1950年10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选择入朝作战，先后主要参加了五次战役，第二次战役时负伤，第五次战役因战斗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1次。

明年，就是入党70周年了！我是在阵地上入的党！说起自己的入党经过，段万贤劲头十足。按照常规，入党预备期是六个月，由于他平时的突出表现，将他的预备期放宽至3个月。随后，因为战役立功，预备期又减少到一个月。在向记者描述阵地入党宣誓的那一幕时，段万贤眼里充满坚定、自豪和神往。

1952年10月，段万贤随华东部队回国，并于1956年转业到地方，从事新中国矿产事业发展。六年之后，国家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段万贤再次践行了“听党话”的誓言，选

择回到家乡桑植务农生产。现在，段万贤家已是四世同堂。据介绍，他们一家，从段万贤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四代人从军，其父亲是贺龙部下的老红军，其母亲是女儿队队员，可谓“四代革命家庭”。对此，段万贤儿子表示，他们一家人都有“红色情结”。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对抗战老兵十分关心关爱，从政策上予以优待，从生活上予以关照，这让段万贤内心很感动、很欣慰。为此，段万贤始终带着一份感恩之心在生活，哪怕现在已经92岁高龄，他依然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左邻右舍有什么事，他都乐意帮忙，且不求回报。

我们要世世代代都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一名抗美援朝战役的幸存者，段万贤感到庆幸，同时也为那



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感到难过。他表示，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将革命传统教育落地生根在家教家风中，只要党和祖国需要，子孙后代都必须积极响应，义无反顾。

张宏权：从剿匪战场到抗美援朝

本报记者 向欣

战友！我们从朝鲜回来的都是战友！

90岁的张宏权，历经滚滚烽烟后，依旧精神矍铄，见到同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时，激动地握住了战友的手。

他们在这声“战友”中，翻开了那段共同的记忆。



1950年，志愿军们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当时，在南方的小县城大庸县里，20岁的张宏权刚刚参军。彼时的他，从湖南到湖北地在剿匪。

我们当时都知道黄继光是在朝鲜战场堵枪眼的英雄，都想上战场打美国佬”。1953年2月，还在湖北鹤峰剿匪的张宏权，接到了上战场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连夜开拔，张宏权记得光是从大庸县走到长沙坐火车就走了20多天，再从长沙坐煤车北上。离家的时候，家里还有老母亲，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就必须上！

对于抗美援朝的记忆，从踩着浮桥过江开始。张宏权说，当时遇到美国轰炸鸭绿江大桥，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地拉起了浮桥。当进入朝鲜战场后，我们的武器装备落后，经常要从敌人手里抢冲锋枪。战场残酷，张宏权并不害怕，他渴望像

黄继光那样英勇杀敌。

那想家吗？张宏权说，家里还有兄弟，他们会照顾好老妈妈的。

1953年4月，张宏权从朝鲜战场回国。被调入0144司令部，驻地广东。在司令部，张宏权成为了一名机要科通信员，负责送达机密文件，这是一份机要件比命更重要的工作。

1954年，张宏权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他心中，能在部队里入党，是件特别光荣的事。

直到1955年，一直没回家的张宏权请假回家结婚，看望老母亲后，便又回到了部队中。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回国后，张宏权先后获得过部队营嘉奖、部队团嘉奖，还因曾剿灭土匪头子而荣立三等功。

一段在朝鲜战场的回忆和一身荣誉，是张宏权最宝贵的财富，给媳妇讲、给儿子讲、给小孙儿讲。

当问到还想再去鸭绿江看看吗？张宏权却说不想再去了，因为知道那里已经建设得很好了。采访结束时，张宏权向我们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董武松：不怕牺牲，跪地请战

本报记者 潘鑫

不畏惧，不怕死，只想上战场，打胜仗，多杀敌，立战功！10月22日，面对记者采访，91岁的老兵董武松回忆起自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岁月时，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

1949年，19岁的董武松参军入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部队刚刚发出号召大家主动报名抗美援朝的消息，董武松就第一时间找到组织，跪地请战。

领导不答应就长跪不起！他回忆说，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程度不高，在战场，他可以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哪怕牺牲在朝鲜，也光荣。

他被分配到志愿军12军24师侦察连，担任过班长职务。在朝鲜待了足足三年，直到抗战胜利。

作为一名侦察兵，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极好的身体素质和灵敏的反应能力。每次出任务，他们总是3人一个小组，需要排除一切障碍进入敌军后方，然后活捉敌方俘虏回营。虽然不是正面战场，但他们的工作却能给整个正面战场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

敌人的岗哨至少是2到3名士兵把守，障碍重重，有360伏电压的钢丝网、有雷区、有响枪区等，稍稍不慎就会丧命。他的战友、来自四川

的杨大奎就在执行任务时触电身亡。那一次，他和另外一名战士活擒了对方的俘虏。回营后，两人已经十分疲惫，部队派战士将杨大奎的遗体抢回。

在朝鲜的数百个日日夜夜，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朝鲜的冬天特别冷，大雪常常没过了膝盖。战士们就住在挖好的战壕里随时待命。饿了就用压缩饼干充饥，渴了抓起雪来就吃。长时间不动时，裤脚都冻住了。

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面对敌人的先进武器和猛烈攻击，他和战友始终坚信，我们的志愿军是正义之师，一定能打胜仗。而祖国人民的嘱托和期待是给他们最好的精神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祖国。1956年，他转业回张家界到供销部门工作。退休后，他和妻子一直生活在乡下，自己喂鸡，种菜。日常起居之余，董武松还不忘锻炼，坚持练习曾在部队学习的武术套路。



因此，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健硕，神采奕奕。

变化太大了，发展太快了。已经有十余年没有来过张家界市区的他，在看到家乡城市新貌后不由赞叹。欣喜之后，他的笑容突然止住，严肃起来。可惜，牺牲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这一天。我相信，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也不后悔！

王治美：仗打到哪，线就架到哪

本报记者 周密

1950年底，王治美随部队从洞庭湖开拔入朝，那年他19岁。面对子弹不长眼的战场，下一秒都不知道自己是活着，王治美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打胜仗，好回家。

刚过鸭绿江时，朝鲜天气零下40度，寒冷难耐，他大病了一场。一个星期后，通信连的易连长把王

治美叫了去，此后他作为通信兵主要负责保障作战部队的通讯畅通，用他的话说：“仗打到哪里，线就要架到哪里。”

王治美回忆说，一次作战中，敌军的炮火把通讯线缆炸毁了，他赶忙去接上，好不容易把线接好，还未返回到营地，通讯又中断了，他立马冒着危险再次去接线。半路上，只听到一阵轰炸声，回头一看，敌军五六架飞机正朝他的方向俯冲，王治美立刻趴下隐蔽，我把头都埋进土里了，以为真的完了，后来动了动才发现自己还活着。

一天夜里，王治美和班长王学礼为一组，背着线缆，到几里外架通讯线。砰！不知敌人从哪里朝他们放了冷枪，两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班长小声说：小王，小王，电筒掉了，两人赶紧抹黑在地底里找。找到电筒后，冒着被敌人枪击

的危险，继续前进执行任务。等到回来时，王治美才发现班长的手被弹壳划破，手筋都震断了。

采访中，王治美还讲了一件趣事。在平壤，敌军的飞机一边在上空盘旋，一边用喇叭广播着让志愿军投降，飞机上还有无数投降宣传单飘下来，王治美所在的部队在暗处隐蔽等待时机作战，突然，只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由于地形不熟，美国的飞机撞到了一个小山头。说到这里，王治美笑得像个小孩儿一样。

战场上也有温情的地方。王治美告诉记者，朝鲜人民对待中国志愿军特别好，比亲人更亲。由于执行任务时多数要淌过涵洞，王治美的鞋袜、裤腿时常被水浸湿，每次回营地歇息时，老百姓都会帮他换上，放在炕上烘干。直到今天，89岁的王治美最大的愿望是：想回到朝鲜看看，看看当年的老百姓是不是还在。

临采访结束时，王治美告诉记者，早在他参战之前，二哥王治册就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二哥在入朝前，从河南寄回一封信报平安，此后便了无音讯。他说：哥哥可能已经死在战场了，但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会盼着他回家。



柏胜初：不给政府添麻烦就是最好的报答

本报记者 秦勤

柏胜初老人今年97岁了，他曾是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一名小战士。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沟壑，耳朵已很背，脑子转得不太快，谈吐也不太顺畅，但是言语间却依然闪现着少年时的豪情壮志。他说得最多的是：党和政府给我的太多了，我和我的子孙后代都要好好做人，认真做事，不给政府添麻烦，要为国家做贡献。

1948年入伍，1951年他随大部队的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儿媳刘年英说，公公现在晚上睡觉时还经常捂着头和耳朵，他说好像还能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和炮弹爆炸的声音。

在朝鲜战场上，身为步兵机枪手的柏胜初，曾驻守朝鲜马良山阵地，与美军1师在老头山交火并取得胜利，荣立三等功一次、小功一次。他说：在老头山，我们干掉了对方一个副师长，真的很解气！柏老说很多细节和时间他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有几件事却一直刻在他的脑海里。

1948年他在山东入伍，因为适应不了北方的天气，到了冬天，一双脚板被冻得稀烂，路都走不了，他只能四肢着地在地上爬。团长看见他那样，便说：干嘛？想当逃兵？柏胜

初委屈地把双脚露出来让他看，团长大惊，火速把他送到卫生院给他治疗。由于治疗及时，他的双脚才得以保住。每每谈到这个事情，柏胜初都会说：共产党真的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所有人的困难都放在心里，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恐怕都死了好久了。

柏老的嘴角有一道很深的疤，那是他扛着机枪上战场的时候受的伤。行军的途中，旁边的车翻了，车上的东西一股脑砸了下来，他扛的机枪托直接扫过他的嘴角，瞬间鲜血直流。接受救治后，他所在部队的首长还经常过问他的情况，为此他一直感激在心。

1955年，柏胜初复员回到了老家永定区新桥镇贵峪村五里峪组，回到家后才知道最心疼自己的母亲早已过世，哥哥怕自己在外分心一直没有告诉他实情。回乡后他勤勤恳恳地务农，娶妻生子，共养育了3男2女，现在四世同堂。回想起刚回来时候的



情景，柏老说：那时候的老大庸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还是平房，和我从外面看到的高楼大厦比真的是太落后了。现在不一样了，高楼到处都是，小汽车好多人家里都有。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想要好的生活就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我们家不给政府添任何麻烦。

张学志：枪林弹雨中的通讯兵

本报记者 郭文

1951年夏季，朝鲜战场上美军为扭转第一阶段作战的颓势，重新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除了地面部队的全线出击，又集中其空军力量向我方发动了以破坏铁路线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绞杀战。当时我铁道兵团机关驻扎在朝鲜北方安州郡凤栖里，指挥着陆续入朝参战兵团所属的一、二、三、四师及独立桥梁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兵团对下属单位的指挥通信主要手段是无线电报。虽然有有线通信依靠既有铁路系统建立起来，但在敌人狂轰滥炸的破坏下根本没有办法保障畅通，就连行车都要靠手旗和哨音引导。

那时20岁的张学志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

张学志，1931年出生于张家界市永定区青安坪乡，5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开始尝尽了生活的苦，姑妈可怜他，就接他一起住，帮助放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张学志应征入伍，那时张学志还只19岁，部队安排他在后方。

据张学志回忆，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出发，入朝鲜时，由于美帝空军白天轰炸，部队深夜漆黑一片过鸭绿江。伴随着前方的激烈厮杀，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凭借空中的绝对优势，动用了大批的空军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绞杀战，企图瘫痪我军后方，炸毁朝鲜北方铁路线和其他补给线，摧毁我军后方兵站，甚至连一般村庄也不放过，嚣张程度登峰造极。大批量的炸弹没日没夜地袭来，既高空投弹轰炸，也低空对我扫射。迫使我军只好昼伏夜出，利用夜晚夜幕掩护进行运输和活动。张学志也在美军的多次空袭中，听力受到了严重损伤。

1954年张学志从朝鲜回国后，继续在衡阳参军，1956年因病回到张家界。回乡后张学志在家务农，忠诚老



实，勤劳简朴，无论是经济困难时期，还是生活小康社会，从不向党组织和基层政府以功殊荣，摆姿态，讲困难。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虞兴亮摄）